



不死的麥種 殷海光與他的著作

潘光哲 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

❁ 麥種落地，精神不死

凡是齊邦媛教授大著《巨流河》一書的讀者，對她的父親齊世英先生獨特的人格情操，想必都印象深刻。來到臺灣之後的齊世英，即令失意於政治舞臺，仍企圖對現實有所作為與貢獻，賡續前此創辦的雜誌《時與潮》的生命，冀望在臺灣言論界還能發揮影響，就是最好的例證。《時與潮》在中國大陸時期曾經發光發熱，是讀書界想要瞭解國際事務的一扇知識之窗；在臺灣再生的《時與潮》，則以和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有所異議而廣受矚目。例如，它在1963年刊出報導雷震獄中生活的新聞，還附刊雷震親筆的〈獄中自勵詩〉，弦外之音，自是為負責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編務，創辦新黨而蒙冤受難的雷震打抱不平，竟因此被官方施以停刊一年的處分。

即便受到打壓，《時與潮》並未因此就向黨國威權體制屈服，屢屢刊出殷海光的文章，對同樣深受黨國威權體制折磨的殷海光來說，這等支持，好似雪中送炭。然而，當1967年時分，《時與潮》不再出現殷海光的文字，便不免引起讀者的懷疑了，致函詢問《時與潮》的編輯：難道連《時與潮》也不能

刊登殷海光的文章了嗎？對這個問題，《時與潮》給出了兩個答案。一是自從1966年殷海光在臺大的教職發生問題之後，實在沒有心情寫文章；另一項原因就是殷海光生病了，才四十來歲的他，被診斷出得了胃癌，方甫開刀醫治正處於休養階段，當然更不可能動筆撰稿。

確實，在殷海光的生命史上，1966年正是他遭受極度挫折與苦難的一年。

先是，教育部來了一紙公文，要將他調離臺大，這等舉措，其實是想「調虎離山」，讓這位廣受青年學子愛戴的老師，再也沒有接觸青年的可能。面臨這等艱難，殷海光向當時的臺大校長錢思亮寫了一封信，表示自己的立場跟態度。殷海光感慨地寫道：

耶穌說：「飛鳥有巢，狐狸有洞，唯獨人子沒有枕手的地方」。我今日在這個炎熱得令人窒息的島上幾乎有同樣的處境。雖然如此，我並沒有一定在臺大待下去的意思。我只是想，像外界對我所作種種處斷，不僅嚴重地侵犯民主社會的人權和學人尊嚴，而且在事實上使我來不及轉身。

殷海光面臨的困難，不僅是失去了教學的舞臺，再也不能與學生分享自己研究思考

心得；他更可能失去賴以生活的職業，竟讓他不得不打算「設法到別地謀生」或是「設法做點小生意謀生」。

施予殷海光的另一項打擊，則是他的研究與思考，也受到黨國威權體制的無情鎮壓。1966年1月，耗費殷海光無盡心血的著作《中國文化的展望》由臺北文星書店出版，卻在7月就被警備總部以「反對傳統文精神，破壞社會倫常觀念」等等罪名而被查禁。《中國文化的展望》這部大書，是殷海光的研究心得，他採取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概念及邏輯分析的方法，敘述討論十九世紀以降中國歷史文化的變遷，也從世界架構的視野，檢討思索中國文化的前景。他的思考研究，充分展現身處二十世紀中葉的華人知識人，如何以科際整合的認知，借鑑現代社會科學的概念，嘗試為中國歷史文化的近代變遷，提出宏觀視野的系統解釋，深具思想意義。這部書還展現了殷海光的文化觀、知識觀與人生觀，具體反映當代自由主義者探求理想未來的思惟世界。在這部書裡，殷海光呼籲「道德的重建」，鼓舞知識人無畏威權，扛起道義責任的大纛。字裡行間，透露出自由主義者的學術研究，和他的生命意義，實在不能須臾或離。《中國文化的展望》出版之後，「洛陽紙貴」，廣受歡迎，依據警備總部的調查，從出版到被查禁為止，短短七個月，它就賣出了七百多部。與殷海光同為《自由中國》的言論臺柱的好友夏道平，讀這部書的時候，既畫線加槓，對若干述說，還加上一個「妙」字的眉批，正可想見其間能

讓夏道平「深得我心」之所在。殷海光的得意門生林毓生，當時正在美國留學，收到書以後，寫信告訴老師，他看到這部書，「第一個感覺是：驚異於您最近功力之勤與深」，也認為「現在在大學念書的應該人手一冊」，評價甚高。即便《中國文化的展望》已被查禁，無可流通，市面上依舊出現了地下盜印本，署名「紀念版」，由「活泉出版社」出版的版本，正是一例，尤可顯示殷海光的智慧心血，雖然被黨國威權體制扼殺了，還是能在這等體制觸角控制所不及的陰暗角落裡，流傳廣播，影響深遠。

只是，對於像殷海光這樣一位以教學為職業，以著述為志業的知識人來說，為了自己服膺堅持並力行不輟的自由主義原則，竟得遭受黨國威權體制的無情鎮壓，非僅可能失去了教學的舞臺，並在現實裡確實失去了發表自身思想言論的空間。殷海光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打擊，竟爾成為肉體受病罹疾的因由，年僅四十餘歲正是中壯之年的殷海光，被診斷出得了胃癌，當然不可能再為《時與潮》寫稿了。歷經與病魔的兩年苦鬥，1969年9月16日，殷海光更以五十歲的英年，終而告別人間。

❁ 無法查禁的豐瞻思想

殷海光的肉體固然離開塵世，他的思想遺產，卻是豐瞻無已。遺憾的是，臺灣的後繼者想要親近殷海光遺留的精神財富的多重面向，卻曾經一度是難上加難的事。

殷海光在1950與1960年代的政治社



會言論，發光發熱，引領風騷。當他去世之後，如能集結為一帙，廣為流傳，絕對具有引領人們走出黨國威權體制建構的「政治神話國」的作用。然而，在現實的制約下，這等工作，卻只能在香港這方殖民地完成。由盧蒼（盧鴻才）奉獻無數心力，經香港友聯出版社在1971年出版的兩種《殷海光選集》，匯集他主要的政治社會言論為一冊，實為首創之舉。不過，在當年的環境下，連《中國文化的展望》這等思想學術性的著作都被查禁，這兩種《殷海光選集》自然都不能在臺灣的書市上出現。相對的，同年能夠在臺灣以簇新面貌出現的殷海光專書著作，則只能是集結他的重要學術文章而成的《思想與方法》。這部依據臺北文星書店在1964年出版的同名著作，由大林書店推出後，一直廣受歡迎，不斷再印。只是，兩相對比，具體反映殷海光的思想遺產，在那時的臺灣其實正處於被「閹割」的困境。這般困境，在1979年殷海光去世十周年的時候，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與突破。那年先由九思出版社而後轉由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推出的兩巨冊《殷海光先生文集》，仍舊以他的學術思想文章為對象，完全不收錄他有關政治社會的言論；甚至於殷海光那篇廣受討論的〈胡適論〈容忍與自由〉讀後〉一文，本是思想性的文章，出版社方面也得被迫「接受有關機關負責人的建議予以刪除」。這套大書，固然是臺灣讀書文化市場上首度問市的殷海光「文集」，深具便於讀書人認識親近殷海光思想遺產的意義；但是，它提供給讀者的殷海光思

想形象，無疑還是片面而不完整的。

隨著黨國威權體制在1980年代逐漸動搖，控制愈趨弱化，殷海光多重的思想遺產，即便依舊不能在讀書文化市場上堂而皇之地公開問世，前此「見光死」的殷海光著作，已如「雨後春筍」，紛紛冒出頭來。香港版的《殷海光選集》廣被翻印，各種版本的《中國文化的展望》紛紛出籠，在讀書人的「地下世界」裡流通巡迴不已，在在都讓無數有心之士品嚐了「寒夜閉門讀禁書」的喜悅滋味。

甚且，「大江總是向東奔流的」。在1980、1990年代之交，黨國威權體制終於初步崩解，由親炙殷海光風範的林正弘教授費心主持編務，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力支持之下，臺灣終於出現了出版史上的第一部《殷海光全集》。這套堂堂二十大冊的《殷海光全集》，以前此出版的各種殷海光著作為基礎，終而比較完整地呈現殷海光思想遺產的多重樣貌，更為我們走進殷海光的思想世界，打開了一扇大門。林正弘教授投注的精神心力，更引發「殷海光研究」勃然而興的觸媒，實是「功不唐捐」。

❁ 「殷海光研究」熱潮的開展

以林正弘教授費心完成的桂冠版《殷海光全集》為基礎，帶動了「殷海光研究」的熱潮。研究殷海光的生命及思想歷程的專著，如層浪堆雪，紛紛問世。如章清的《殷海光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6）、王中江的《萬山不許一溪奔：殷海光評傳》（臺

北：水牛出版社，1997）、黎漢基的《殷海光思想研究：由五四到戰後臺灣，一九一九—一九六九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2000），都是人們認識理解殷海光的知識泉源。其他賀照田、何卓恩等後繼者，或是更多方面地挖掘尋覓殷海光的文字，或是訂正桂冠版《殷海光全集》的訛誤闕失，都為深化「殷海光研究」的天地，打下更紮實的學術基礎。

2008年11月，在國立臺灣大學的支持下，塵封多年的「殷海光故居」，終於得以開放。同時，鑑於桂冠版《殷海光全集》大都絕版，以臺大柯慶明與項潔兩位教授為推動力量，臺大出版中心計畫出版新版《殷海光全集》，仍由林正弘教授領銜主編，並邀請潘光哲及簡明海參與編務，參考借鑑既有的研究成果，殷海光的思想遺產，終於得以更全面更完整更精緻的樣態，呈現於世，流傳永久。

2009年，時值殷海光逝世四十周年，在臺大出版中心的編輯團隊協助之下，這套新版的《殷海光全集》開始陸續面世，正是紀念一代先賢的最好方式。相較於前此各種集結殷海光文字的文集，臺大版的《殷海光全集》收錄最為完整。編者依循殷海光生前稟持的「是什麼就說什麼」的原則，無禁忌，無隱諱，期可展現殷海光思想世界的本來面貌。

例如，殷海光身為自由主義知識人的形象，眾所公認。可是，青年時期的殷海光，其實和自由主義的理想，距離遙遠。殷海光早年發表過大量支持國民黨、支持蔣介石的

文章，甚至於還寫過文章為蔣介石祝壽，期望他能夠「著手去做全國人民心中渴望著去做的事，為中國人民掃除眼前陰暗的影子，放出幸福的光芒」（〈蔣主席與現代中國——祝蔣主席六十晉一誕辰〉，臺大版《殷海光全集》，《政治與社會》上卷）。凡此可見，殷海光其實經歷過深沉的反省思考與掙扎，方始向自由主義的道路，大步邁進。因此，我們不應該忘記了殷海光曾經有過這樣一段的歷程，更應該把殷海光的思想變遷樣態，還諸歷史本來面貌。這套臺大版的《殷海光全集》，期望能為這等學術工程的進行開展，提供深厚的史料基礎。

臺大版的《殷海光全集》，也希望能夠還原殷海光文字遺產的本來樣態。像是殷海光的重要譯作《到奴役之路》，自1953年9月起陸續發表於《自由中國》，既是一代思想大家海耶克（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）如何導入漢語世界的確切標誌，也為殷海光的思想轉折變遷，提供了動力。前此各種版本，都未注意殷海光發表於《自由中國》的譯稿和譯者按語，與日後於1965年首度面世的單行本，其實頗有出入；差異所在，具體顯示了殷海光思想世界裡細膩的曲折變化。為忠實呈現殷海光《到奴役之路》之譯稿與其按語的前後不同，編者取《自由中國》原刊譯稿和單行本進行覈校，詳細註明其間相異出入之處。這等比較細緻的校勘工作，當可還原殷海光的思想世界的變易，也為研究者與讀者，提供了方便之助。

在增補殷海光的文字遺產方面，臺大版



的《殷海光全集》更是後來居上。好比《殷海光·夏君璐書信錄》一書，是殷海光與夏君璐的愛情結晶殷文麗女士的努力成果，所有內容，前此從未公開。這部《殷海光·夏君璐書信錄》雖然是一段艱貞愛情的永恆紀錄，卻不能把它看成是一般的情書，而是動蕩歲月裡彰顯真善美的絢爛詩篇，殷、夏雙方彼此之間的珍愛無逾，恰似一段望不著終點的天路歷程；字裡行間透露的人性光輝，猶如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，永遠照亮人們追求自我完滿的方向。再如臺大版的《殷海光書信錄》，以前此問世的各種書信集版本為基礎，補闕增佚，盡可能匯總殷海光書信於一帙，並酌情取錄相關書信與資料，是探究殷海光的思想世界與生命歷程不可或缺的史料。例如，殷海光對晚年胡適的作為，評價不高，特別是1960年「雷震案」以後，胡適好似沒有公開仗義執言，讓殷海光相當失望。可是，當殷海光在1961年想要離開臺灣去美國謀發展的時候，還是必須仰仗當時臺灣學術界最高領袖中研院院長胡適的幫助。從胡適紀念館發現的一封殷海光以殷福生之本名寫給胡適的信，便是最好的證據。這封過去不曾公開問世的信件，顯示了殷海光其實不是完全不曉世事人情的書呆子。這部《殷海光書信錄》裡新問世的其他資料，同樣也可以讓我們對殷海光的生命與思想世界裡細微曲折的方面，有更細微而深入的認知。

簡單總結，臺大版的《殷海光全集》，以前行研究與積累為根本，求其美善，期待可

以為讀者進入殷海光的思想世界，開展「殷海光研究」的心智探險工作，提供紮實豐富的資料基礎。

結語

殷海光著作在臺灣的出版史，正是反映臺灣政治社會變遷的一面鏡子。殷海光的智慧心血，固然被黨國威權體制撲滅斷殺，卻能夠殘存於體制的邊緣角落，也顯示了追求自由理想的異議之聲，即便歷經時代的風浪摧折，畢竟還是生命力頑強的一粒麥種，始終靜待著它的春天來臨。那麼，如果能將解讀殷海光的視野「歷史化」，儘可能地逼近殷海光這個人的具體存在而又多樣複雜的思想天地，應可有助於我們對歷史發展跡向的理解。我們期待，臺大版的《殷海光全集》能為理解殷海光斯人斯行，提供比較完美齊備的史料基礎；殷海光的精神遺產，因此可以成為臺灣走向更理想、自由民主的社會的道路上，生生不息的思想資源，永遠鼓舞激勵我們奮力前行。



殷海光全集

殷海光著 / 臺大出版中心 / 10012/21 冊

21 公分 / 精裝 / ISBN 9789860192773/541